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林语堂 著

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，其文化必日趋虚伪，生活必日趋欺诈，思想必日趋迂腐，文学必日趋干枯，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。

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，越用越锐利，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。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，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，爬得越高，所望见者越远。

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：「老婆别人的好，文章自己的好。」在这种意义上说来，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。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，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。

凡是谈到真理的人，都反而损害了它；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，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；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，都反而杀害了它；而凡是自称信仰它的人，都埋葬了它。所以一个真理，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，开被埋葬了。

無

所

不

談

無所不談

林语堂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所不谈/林语堂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6
ISBN 978-7-5613-4373-9

I.无... II.林... III.小品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I266.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2803 号
图书代号:SK8N0451

责任编辑: 周 宏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邮 编: 710062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16
字 数: 238 千字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373-9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

代序 风行水上的潇洒

人生永有两方面：工作与消遣，事业与游戏，应酬与燕居，守礼与陶情，拘泥与放逸，谨慎与潇洒。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，若海之有潮汐，音之有节奏，天之有晴雨，时之有寒暑，月之有晦明。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，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。袁中郎说的好：“山无岚则枯，水无波则腐，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。”（《寿存齐张公七十序》）其在人，发而为狂与狷二派；其在教，发而为儒与道二门；其在文，发而为古典与浪漫二类。此二派人生态度。虽时有风尚之不同，而无论何时何地，却时时隐伏于我们的心灵中，未尝舍然泯灭，只是盛衰之气不同而已。哪一派消灭都是一国的不幸，如在中国，可谓全国是无进取之狷者，所以有这种颓靡不振之现象。即如在中国文学，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，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——如山林思想，归田思想，归真返朴，保和持泰等。有时同在一人的生平，也有入世出世之两种矛盾观念角逐于胸中，远如诸葛亮、孔子、苏东坡、袁中郎，近如梁漱溟、鲁迅便是（鲁迅于文学革命之前是在槐树院里作一长期自杀者）。

在文学上，这重要区别，可以说是在“工”与“逸”二字。古典文学取工字，浪漫文学取逸字。我常想到中国现代文学，从广义讲是在经过浪漫的时期。在此地，浪漫二字几乎就是等于解放的意义罢了。凡在经典主义过活的人及社会，其人态度必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，然后可以达到现代西洋文化的阶段。以前读西洋文学史时，最可使我惊异的就是十七八世纪

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之根本相同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辞之“工”，同是标举格套（即中国之笔法章法，如戏剧之“三一律”，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），同是多用僻典，同是模仿古文，同是避用俗字（如鱼曰“鳞族”the scaly tribe，鸟曰“羽类”the feathery race，天曰“穹苍”the firmaments，月曰“美人”mistress of the sky，简直与中文一般无二），其结果，又同是桎梏性灵。蔑视天才，缩限题材，而文学之路愈走愈狭。所以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妙文，竟被（新古典派）埋没了一百五十年，直至 Lessing 出，浪漫潮流开始，才能恢复其盛名，这真可谓咄咄奇事了，但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。我从袁中郎《狂言》中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《西厢》，而评点《西厢》，并且推崇其本色之美，是推崇《西厢》文学价值，金圣叹只承李卓吾之遗绪而已。那时袁中郎赏识《金瓶梅》，冯梦龙赏识山歌童谣，及李卓吾之赏识《西厢》，都可说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。浪漫文学都看重“才”字“逸”字。在西洋十八世纪末叶浪漫文学开始，最风行的就是这“才”字（genius），及“逸”字（romantic）及“幻想”（imagination）。这也没有什么神妙，只是工整的文学必有读厌之时，及其读厌，惟有求放逸而已。所以工与逸的转替，也是这寻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。

本篇并不是讲浪漫文学，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。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。讲潇洒，就是讲骨气，讲性灵，讲才华。谨愿者以工，才高者以逸，在做人，在行文，在画画，同一道理。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，自然独往独来，无窒无碍，以意役法，不以法役意。但是我所要讲的是，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。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，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，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，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。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子混过一世，也不要什么性灵。这也未始不可，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。性灵二字并不怎样玄奥，只是你最独特的思感脾气好恶喜怒所集合而成的个性。在洋文，这叫做 personality，用个性翻还不大好。我们可说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没有 personality，但不能说某人太无个性了——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用法。在中文似乎说这人太无韵致，太无风味，或太无骨气，是一种株守成法，



依违两可，喜怒不形于色的人。有个性(风味)的人，你看见就喜欢，因为你看见一点真。在中国我想得有这种个性的人，如以前的徐树铮，他是一位敢做敢为敢承当的人，虽然他不是怎样的好人，但是比起奴颜婢膝的人总有人味吧。在文学上，在政治上，在艺术上，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点个性，这一点风味。先从女人说起，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，一贯而下。我们同事有一位女博士，虽然其貌不扬，但她有一种才调，也不仅是所谓的应酬手腕而已，虽然我也不承认她是个好人，但是她决不能说是庸俗。在电影上成名的，就男明星来讲，有二位最有个性风味的，一就是亚里期，一是里昂·巴里摩亚，他们的艺术就是潇洒的艺术，叫你觉得有种引人之魔力，平常讲似乎是说“那人很有趣”。电影艺术之高下，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潇洒风味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，人家就喜欢。在女的，我不讲瑙玛·希拉诸人，而讲曼丽·特兰漱，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礼而有一副慈悲心肠的老婆是多么可爱啊！是的，她脸孔一点不漂亮，但是仍会十分可爱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会明白所谓性灵文学，所谓潇洒笔调之魔力。这倒是行文的一种秘诀。普天之下莫非食饭遗矢之辈，这里一篇很合圣道，那里一篇也很合主义，但是圣道主义或者有，作者面孔却看不到。这就是所谓达到“工整”文学看厌的时候。一个人在写作中，能露出一副真面目，言人所不敢言，言人所不能言，又有他自己个别与众不同的所谓作风，自然能超越平庸易而达到艺术的成功。多半人的作风思想就这样依样画葫芦的，你要打出这庸俗之范围，除非打破那无形的格套，脱离那无形的窠臼，才能保存你自己。不能保存你自己，又怎能有动人的力量？我想一人常常看亚里斯·特兰漱诸人之表演，而体会出其潇洒的骨气及风味，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谓个人笔调，因为一切艺术的道理是相同的。



目 录

代 序 风行水上的潇洒/1

第一篇 碎语闲言

有驴无人骑/3

母猪渡河/4

古书有毒辩/5

论踢屁股/8

十大宏愿/10

清算月亮/11

我不敢游杭/13

无花蔷薇/16

笑/17

自由并没死/19

不怕笔记/22

谁握此苗/23

来台后二十四快事/24

孟子说才志气欲/26

戴东原与我们/29

变卖以后须搬场/31

孤崖一枝花/32

弥罗妙文/33

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/35

- 不要见怪李笠翁/36
新春试笔/38
恭贺阿丽西亚/39
基金委员会斗法宝记/42
谈新闻事业与现代社会/44
一国三公/47

第二篇 文思雅韵

- 论骂人之难/51
论躺在床上/53
说诚与伪/56
论佛乘飞机/60
说耻恶衣恶食/61
说孽相/62
论曲线/65
论译诗/67
论学问与知趣/70
再论孔子近情/71
读书与风趣/74
补梁任公论读书的兴趣/75
联考哲学/78
失学解/80
论大专联考亟应废止/83
茵治论考试/86
改造教育原则/87
谈文体之变/90
论言文一致/92
论有闲阶级与文学/94
论孟子的文体/96
看见碧姬芭杜的头发谈小品文/100



- 再谈姚颖与小品文/102
《关雎》正义/105
说新旧文学之不同/106
论西洋理学/107
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/110
谈中西画法之交流/114
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/116
关于文化复兴的一些意见/119

第三篇 驰隙流年

- 想念蔡元培先生/123
胡适之述辜鸿铭/124
记大千话敦煌/129
谈钱穆先生之经学/132
给郁达夫的信/136
记蔡子民先生/139
说高本汉/141
寄怀汉卿/145
李石岑善言性与天道/146
记隐者/147
介绍奚孟农/148
萧伯纳与美国/150
萧伯纳与上海扶轮会/151
说福禄特尔与中国迷/152
说汤因比教授/155
毛姆与莫泊桑/159
沙蒂斯姆与尊孔/162
斯斐恩斯之谜/165
思甘地/166
从碧姬芭杜说起谈萨尔忒/166

从辜鸿铭说起谈萨尔忒/168

赠别黄肇珩浣溪沙二首/172

第四篇 字斟句酌

释雅健/175

说雅健达/178

劝文豪歌/181

白话的音乐/182

国语的将来/186

国语文法的建设/190

《当代汉英词典》缘起/195

论识字/198

整理汉字草案/200

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/206

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/208

汉字有整理统一及限制之必要/211

论汉字中之变音变义/213

论部首改良/215

上下形检字法缘起/218

中国语辞的研究/220

中国报业协会推行常用字运动/222

中文电子字码机/224

论今日台湾的国语读音之误/226

台湾话中的代名词/229

论台湾的英语教学/233

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/236

怎样把英文学好/238

论英文轻读/241

论“他、她、它”及“他(她、它)们”的怪物/243

無所不談

第一篇

碎語閑言

林語堂



林語堂





有驴无人骑

行政院一席甚难坐稳，如一匹笨驴，在驴背的人凶多吉少，一不慎，堪虞陨越。孙哲生骑了几天如坐针毡，赶紧下驴背。汪先生为时局所迫，迫上驴背，初以为有何乐趣，后来鞭策不动，觉得骑驴之乐，也不过尔尔，便也下来，请他人坐。于是由南京跑到上海，由上海跑到庐山，四处揖让，请人上驴座。可是在旁的人，都互相谦让。于、戴二位都表示无骑驴雄兴，于说：“监已监不了，行岂行得来？”蔡先生被扰不堪，索性跑到乡下去看月。由是驴座空悬旬余，不得已，宋子文出任艰巨，这驴才算有人骑，还说是暂代汪先生骑驴而已。有人问蒋先生何以不来代劳？原是蒋先生现骑的是一匹白马，他又是精于骑术，驾驭自如，轻驴易马，为计尚在以羊易牛之下。蒋先生智在梁惠王之上，自然不肯以马易之，上徐文长之当。所以我们还是引王梵志的诗劝汪先生多吃点苦，不必灰心，不必扫兴。

诗曰：

他人骑大马，
我独骑驴子！
回顾担柴汉，
心下较些子！

世上比骑驴更苦的差事还多着呢，还是请汪先生勉为其难。

母猪渡河

相传有母猪，带九只猪子外行。将渡河，点一遍，连自己共为十只。乃渡再点，只有九只。环观小猪，固未有失者，然再三点数，仍只得九只，恚甚急甚。哭而死。盖未将自己算进去也。是之谓母猪之智慧。

人类似比母猪聪明许多，然亦常有因恚甚急甚，而忘记将自己算进去者也。如穿西装革履赴国货大会演讲反对洋货者，坐汽车赴运动会作主席自许为鼓励赛跑者，即屡见不鲜。是亦与母猪之智慧相去无几。似乎是亚里士多德说过，人类者能理论而行为未必合理之动物也（Man is a reasoning, but not a reasonable being），此语得之。

譬如有人于此：所编为小品副刊，所发表为随感、游记、读书随笔，而偏好攻击他人所编登随感、游记、读书随笔之小品文刊物。甚至随笔所谈亦同为明人书。然攻击之势甚急。是亦忘记将自己算进去耳。“公无渡河，公既渡河，可将奈何。”

又有人焉：义形于色责人春游。以为是“亡国”之兆。而在同期一刊物上登启事曰：“前订本期出版《作家生活专号》，因春假关系，执笔诸先生多乘时出游，致承撰稿件未能如期完成……”其智慧亦与驱车赴运动会而自许为鼓励赛跑者相等。

世上若无此等事，呵呵大笑机会，岂易得哉？

古则有法国文人著书立说，刺刺不休，阐发沉默之重要，卒成书三十卷，今则常见有破口大骂幽默之刊物，在投稿简章中欢迎幽默小品；夜夜在回力球场努力工作者，四处投稿骂人颓废。信哉亚里士多德之言，人类非合理动物也。然则母猪之智慧，并不希奇。此孟子所以常有“相去几希”



之叹。

母猪之智慧既极常见，如之何而后可？中国有名言曰：“眼不见为净。”夫“眼不见为净者”者，孟子齐人一妻一妾章之注脚也。夫良人者，所仰望于终身也，故宜“饜酒肉而后返”，“所与饮食者”，“尽富贵也”，亦理之宜。齐人之妻若肯不见，岂不净乎？然彼妇偏欲“眴良人之所之”，于是发现东郭墦祭乞馐事实，卒至“相泣中庭”，家庭破裂，皆一“眴”之罪也。吾人读人文章，不应查问人之行径。此为上策。其次，为齐人妻者，既发现东郭乞祭事实，当良人“施施从外来”时，不必“讪”，亦不必“泣”，只须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：“今日又是那里吃得贵人一腹酒肉？”良人必喜甚。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。

西人有言曰：All fools are not dead yet. 吾欲糊糊涂涂以终身，不见不眴，则满眼皆载道之漂亮文章也。

陈继儒有言曰：名妓翻经，老僧酿酒，将军翔文章之府，书生践戎马之场，虽乏本色，故自有致。然则在鸦片炕上大谈严肃生活，亦有致之一。近水楼台，何时不有妙致，要在慧心人随处享乐耳。

古书有毒辩

现代青年的保姆太多了，保姆多就难免养成良医之子多死于病的症象。现代青年的良医也太多了，谁都要训告他，禁他读这个，劝他读那个，甚至青年自己也好做良医，未满三十的时候就欢喜做文章，自居堂上，排八字脚，做老大哥，禁止其他青年子弟读这个，劝告其他青年读那个。普天之下，莫非保姆、良医、训育主任、检查委员。我也不懂他们一班遗老劝告的是什么，遗少禁止的是什么，只觉得大家好干涉他人的事罢了。正如

十三妹所说：“我的少爷，你酸死我了。”富家子弟爬上树，就有慈母嚷道：“你快下来，别跌伤了！”走到水滨，马上有保姆一把给扭回来说：“仔细，你别跌进水里去！”结果弄成一个身不出门庭，目不睹市井，树既爬不上，沟又跳不过，太阳晒不得，野风吹不得的文弱白面书生。太阳一晒，马上昏眩，野风一吹，玉山立倒。呜呼青年！

我倒不这样想。古书有毒，也让他们尝尝；西书有毒，也让他们尝尝。以前罗斯福（非现任美国总统）教他三个儿子，就是大热天带他们出去走崎岖的山路，攀山越岭，跳涧升木。大战以前德国海军，必待烟雾蔽海风浪接天之时，才开出去大洋操练。个人也曾北平西山看见一对德国夫妇教一个四五岁小孩由石上跳下，下山时，一直在后赶他跑，跑了跌，跌了又跑。在教育上，我想道理相同，攻乎异端，斯利也已，怀疑怀疑，一直怀疑。皮肉筋骨是可以训练的，跌几回伤也不碍。文明人牙齿都蛀，就是因为吃的奶油白面做的点心，入口酥溶，牙齿无用其技，所以任你如何刷牙，还是要蛀。现代父母多叫儿子啃骨头面包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古书有毒，也不过一二革命领袖一时过激的话吧。不想这久乎受保姆娇养看管的青年，头脑简单，便信以为真，视为一种天经地义，毒在那里，毒到那里，也不批评，也不思考，囫圇吞进去。我就不信青年这样容易受人欺负，这也是保姆太多之所致，少爷症象已造成了！古书诚不能无毒，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，这何消说。但一见古书，便视为毒品，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、吹不得野风的嫌疑。现代人贵能通古今，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，读洋书，说洋话，打洋嚏，撒洋污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不曾寓目，《诗经》《左传》一概不识，不也是中洋毒么？中国用得着这种读书人么？这样读书，不是洋书也有毒么？所以毒不毒，在人善利用他是非鉴别的聪明，不是把古书束之高阁，便可自谓清白身体。古书有毒，则胡适之早已中蛊，梁任公早已疯痛，周作人、周树人早已七孔流血，郑振铎、傅东华虽未能撰著一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抄抄唐宋传奇，毒虽未刻，亦当呻吟床褥矣！若谓青年学力未定，何以知周作人、周树人十几岁读古书时有什么学力，又何以知今日青年皆不如周作人、周树人，必不如周作人、周树人乎？



且使古书有毒，西洋古书除苏俄革命以来之文学未必就无毒。矛盾还多着啊！人家也有布尔乔亚呢！然则有毒无毒何以辩？何以西洋旧小说 *Le Cid* 可以翻译，中国旧小说《七侠五义》便不可翻印？何以 *Don Quixote* 可以放心阅览，《儒林外史》便不许寓目？何以柏拉图可以赏识，孟子便不许涉猎？苏格拉底可以奉为典要，孔子便不许说些人情天理？何以 *Clarissa Harlowe* 可以讽诵，《红楼梦》独不许经目？夫柏拉图与孟子之雄辩一也，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正名一也，*Clarissa Harlowe* 与《红楼梦》之缠绵伤感一也，*Don Quixote* 与《儒林外史》之滑稽讽刺一也。呜呼！孔、孟、吴、曹何不幸而生为中国人，柏、苏、利查逊、索蓓提何幸而生为洋大人！孔、孟、吴、曹又何不幸而生为现代中国人之祖宗！

以毒而论，义侠小说之毒一，在提倡忠孝节义（未知是否，代为持此说者揣摩而已）；言情小说之毒二，在读者学宝玉好吃女人胭脂；诗文小品之毒三，在吟风弄月。然吾谓三毒皆不足为患，何以故？现代忠臣孝子本来无多，绿林豪杰今日学生生下来就少有这副骨架，其不足为患一。世上本来没有许多女人肯让你吃她口上的胭脂，偶而有之，也不致妨碍读书功课，其不足为患二。现代人风也不大会吟，月也不大会弄，风吟不来，月弄不得，何足为患？虽然风不因你之不吟而不吹、月不因你之不弄而不照，即使果然被你吟成弄到，也早已变成“可爱的春天”了。即使“可爱的春天”是前进的，“吟风弄月”是落伍，风自为风，月自为月，你自为你，我自为我，本无中西风中西月之别，偶然吟吟弄弄，也不见得就伤你的盛德。你有姐姐妹妹，也可以放她们到后花园跑跑，到大公园走走。不一定大家关在深闺里，你们兄妹才保得住你们的清白啊！